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特邀导览：刘艺



特邀导览 / Inspiring Guides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Becoming Andy Warhol” Series

特邀导览 Inspiring Guides

嘉宾：
刘艺（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
Speaker:
Liu Yi (Ph.D. in literary the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2.2.19 周六 / Sat
13:00-14:00
中文 Chinese only

UCCA Edge

活动时间：2022年2月19日 13:00-14:00（周六）

活动地点：UCCA Edge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inspiring-guides-by-liu-yi/>

嘉宾：

刘艺（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

整理编辑：徐子涵

刘艺：首先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来到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的现场。今天是由我来做特邀导览，我将从“物导向的审美”这一个角度，去诠释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首先解一下题，概括地说，“物导向”的意思是：这些寻常之物或者庞然之物可用一个分类标准来进行划分，也就是可以感知到的物和人类感官无法感知到的物。安迪·沃霍尔的创作思路就是从这些我们可以感知之物，甚至是已经成为我们感知所忽略之物之中，重新找回艺术物对我们感官的撼动。我们可以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去分析安迪·沃霍尔是如何去观察人、如何去反映“物”、如何去成为“物”的，因为在他整个创作生涯当中，他自己就是想成为一件物。

安迪·沃霍尔，一个 60 年代冉冉升起的明星，一个非常具有名望、非常美国化的艺术家。我们可能会过分关注他的主体，理解他去创作的时候是如何思考的。但可能我的视角稍微有一些不同，我想关注的是他去思考这个物的时候，他是怎样把自己的这种主体性慢慢从物当中排开，然后变成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沃霍尔的整个创作，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的所来处。安迪·沃霍尔 1928 年出生于重工业城市匹兹堡，其实是跟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繁荣，逐渐提炼出自己对周围生活的观察视角。他的家庭是并不富裕的工人阶级移民家庭，包括他的小学、他的高中其实都在一个非常没有名望的所来之处，与当时主流的一些艺术家不同，他们可能来自法国或者来自一些古典的学派，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去奠基。但安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童年其实可以说和大多数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当他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所做的积累。“农产品卡车”系列是我特别喜欢的他早期的一些创作，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线条，以及他去观察事物的时候，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线条都非常流畅，不像一些古典线条那么实，可以看到他的线条永远是在流

动，永远是在生成，并且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眼睛始终关注着这个画面的最中心处。



图1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这些早期的积累，其实和安迪·沃霍尔的母亲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来到展厅的橙色空间，这个空间就像是展览的轴心，就是他的母亲朱莉娅·沃霍拉。小时候，安迪是一个体弱多病，又非常苍白、孤独的孩子，他和母亲关系非常好。一家人在厨房就餐时，朱莉娅可能会让三个儿子随手画一些事物，比如“谁能画一只母牛”，赢的人可以得到从隔壁黑人酒吧买来的一块披萨。然后每次都是安迪，他能把这些寻常事物，比如厨房用具或者一些食物包装、罐头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所以他的母亲是在很早期

时就开始培养他。其实这也可以给我们当代艺术教育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不用去专门的机构或者地方，就可以让孩子感受艺术在生活中的一些光芒，只要父母愿意培养孩子，其实都能够对生活当中、从微小之处找到这样一种艺术的感觉。朱莉娅不仅是一位慈爱的母亲，还很有创造力，她自己也进行了一些艺术创作，在她的创作当中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天使，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喜欢的猫。朱莉娅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她有绘画的敏锐，包括对布局上的直觉，她后来在帮助安迪·沃霍尔度过一段贫困时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母亲当时也用自己的手写体，为唱片封面、绘本等做一些设计工作。



图 2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说到设计，其实是安迪·沃霍尔 50 年代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面向。如果有稍微了解沃霍尔的朋友，可能知道他最初其实是从设计鞋子、设计橱窗，然后设计封面这些工作起家的。这部分作品中的字体、

线条我们可以和他上学完成的一些画有呼应。说到安迪·沃霍尔的设计，就不得不提他闯荡纽约的经历。毕业之后，20 出头的安迪带着 200 美元离开匹兹堡，来到纽约，他有非常敏锐的商业嗅觉。他设计的鞋子，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线条，断断续续的。这样的线条风格是因为安迪最初用“污点成线法”去创作，就是在一张纸上用墨水画出轮廓，然后印制到另外一张纸上，再把这些关键点连线起来，似乎作品还没有完成，形成一种独特的安迪·沃霍尔风格，带来了一种粗糙的真挚，拙劣的成熟。他当时在为鞋业公司设计的时候，也直接使用不同材料直接呈现在这些画面当中，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当下我们去观看一些奢侈品展览时，也可以看到品牌方其实是把事物的内部逻辑呈现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观察这些可能不为我们平常所感知到的事物是怎样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



图 3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邦威特百货 Mistigri 牌香水橱窗》(上图)是安迪设计的一个橱窗,当我们看橱窗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视线没有一个特别的集中落点,似乎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和观看者进行交互,视线可以停留在这个画面的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样一个橱窗当中,安迪展现了他在 50 年代初期一个无与伦比的设计概念,也使得他早期在纽约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设计师。这一段时期可能和物没有什么关系,但代表了安迪最初的思考,也就是如何将一个物作为商品推销出去,并且找到潜在的用户需求,或者如果没有需求,就要让受众意识到我们对于这个物的欲望。可以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早期安迪·沃霍尔带着自己的画册去找设计师总监、艺术总监,想让他们欣赏自己的作品时,他的风格引起了《魅力》杂志艺术总监蒂娜·弗雷德里克的注意,他很快就拿到了第一个插画委托,当时的文章叫做“Success is a job in New York”,但是在那篇文章当中编辑误把他的名字打错,将“Warhola”(沃霍拉)写成了“Warhol”(沃霍尔),后来他干脆就一直叫自己沃霍尔。

在这种商业设计当中,我们看到安迪·沃霍尔是如何观察物的,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去反映物的。这里就要提到安迪·沃霍尔常用的摄影和丝网印刷两个技术,这几乎成了他后期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媒介。在“摄影师沃霍尔”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物”的照片,我们可以在看完这些照片之后再去看他的代表作“金宝汤罐头”“可口可乐”等作品,想一想他是如何把照片当中的物,以丝网印刷的复制方式,把这些看似寻常的普遍之物放到艺术馆中去展示,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实现普通之物到艺术品的转换。在他的摄影实验当中,除了对周围环境物的观察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安迪·沃霍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实践方向,就是电影。《帝国大厦》《沉睡》还有“试镜”系列,观众刚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些影像中的人物或者建筑都一动不动?其实在这些电影当中也有

安迪比较深入的一个思考，我自己的理解是，安迪在用镜头观察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平平无奇的沉睡，观察一个建筑物，并慢速播放，他其实把自己完全从这个镜头当中排除，他不想去干扰画面的发生，他只是让生活当中这种瞬息的流动，用电影这个媒介去记录下来。而当我们凝视这些影像足够久时，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在观察这些影像，是影像的流动在反映我们观察它的时间，我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然后对这些似乎静止的影像失去兴趣，那其实这正好反映了我们是怎样去度过当下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去抓住瞬息流动当中自己的一些变化。



图 4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展览还呈现了许多安迪·沃霍尔拍电影时的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非常多的 60 年代女性。其中我最喜欢的伊迪·塞奇威克和安迪·沃霍尔有非常深的渊源，她频繁出现在安迪的工作、生活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就在 60 年代的纽约，这样一种混乱的、群星荟萃的，人人都富有魅力的氛围，安迪·沃霍尔作为一个一直都对美和名望非常有追求的一个人，他和伊迪一起频频出入这种社交场合。但其实安迪·沃霍尔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这些明星也好，这些闪闪发光的人也好，他其实是用非常冷静沉着观察的态度去审视这些人的生活，审视这些人如何被自己的这样一种光环所吸引，然后他们又会如何去应对这种吸引，用自己的主体性对安迪·沃霍尔的光环进行有张力的对抗。这一部分还展出了安迪录制的电视节目，一些非常珍贵的片段，我们可以从这些片段当中看到安迪·沃霍尔面对镜头时，总保持着一种非常冷漠，然后淡定中肯的态度。他曾经最有名的话就是形容他自己是一台照相机，是一个白板，就是你得告诉他点什么，然后他再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这就回到今天导览的一个思路，就是他在观察物的时候，他排除了自己非常强烈的艺术家主体的创作精神，隐退到这些事物的边缘，然后让这些人、这些物聚到观察中心，而他不管是用影像的媒介也好，用照片也好，或是用丝网印刷这种大量复制的技术也好，他仅仅想把这种转瞬即逝的生活记录下来，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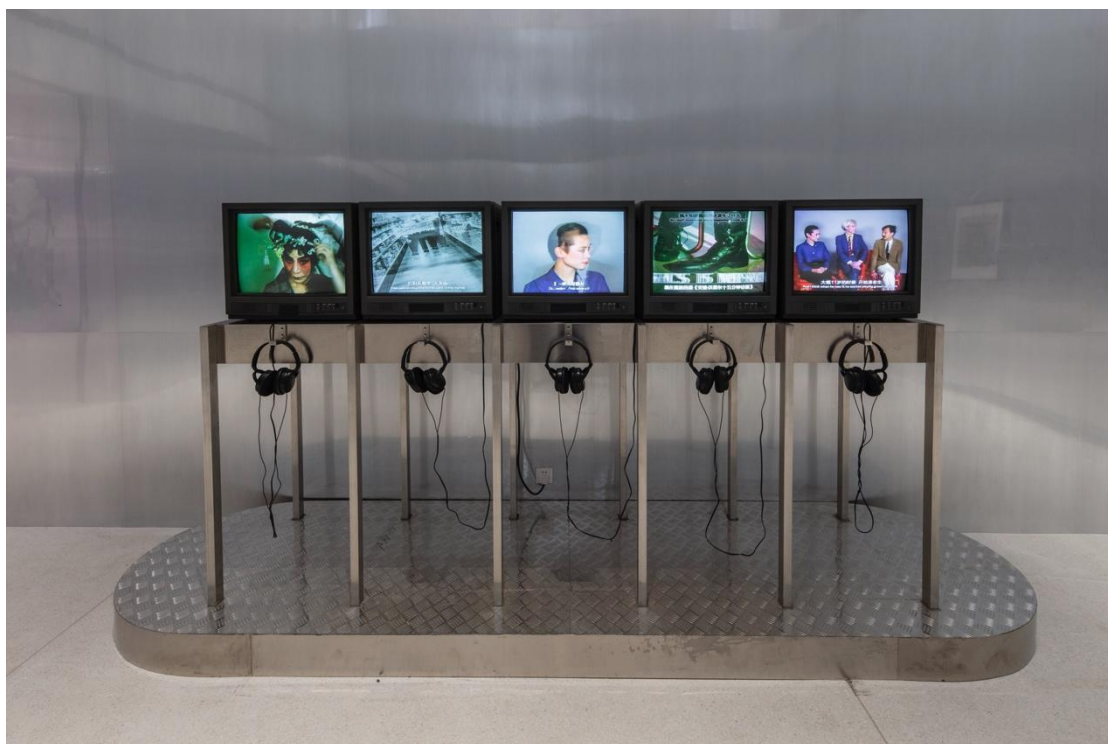


图 5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线缝明胶银盐相纸系列作品是安迪用线把同组照片连在一起，进行混合。这就让我想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非常多的这种微小的，可能会被忽略的事物、情景、片段、建筑，但当我们在脑海中回想时，它可能只是一些零散的片段。如何使零散的片段进行连接的流动，安迪·沃霍尔就用这种线的缝合替代我们思考对这些片段的连接，然后让我们理解生活其实是一段不断流动、连续的生成过程，包括他的摄影、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流动生成的状态，包括他对于一些物的审美，也是在和物的交互过程中不停去生成。所以说我们在理解安迪·沃霍尔时，除了要理解他观察物的方式，也要尝试去理解他是怎样反映物的。



图 6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当然安迪·沃霍尔和我们中国也十分有渊源，1982 年他受香港企业家萧永丰的邀请，来到香港做展览，然后在萧永丰的介绍下，去北京天安门进行了一次旅游，然后这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拍的游客纪念照《安迪·沃霍尔与克里斯·马科斯》，背后主席的画像也是沃霍尔十年前创作的“毛”系列作品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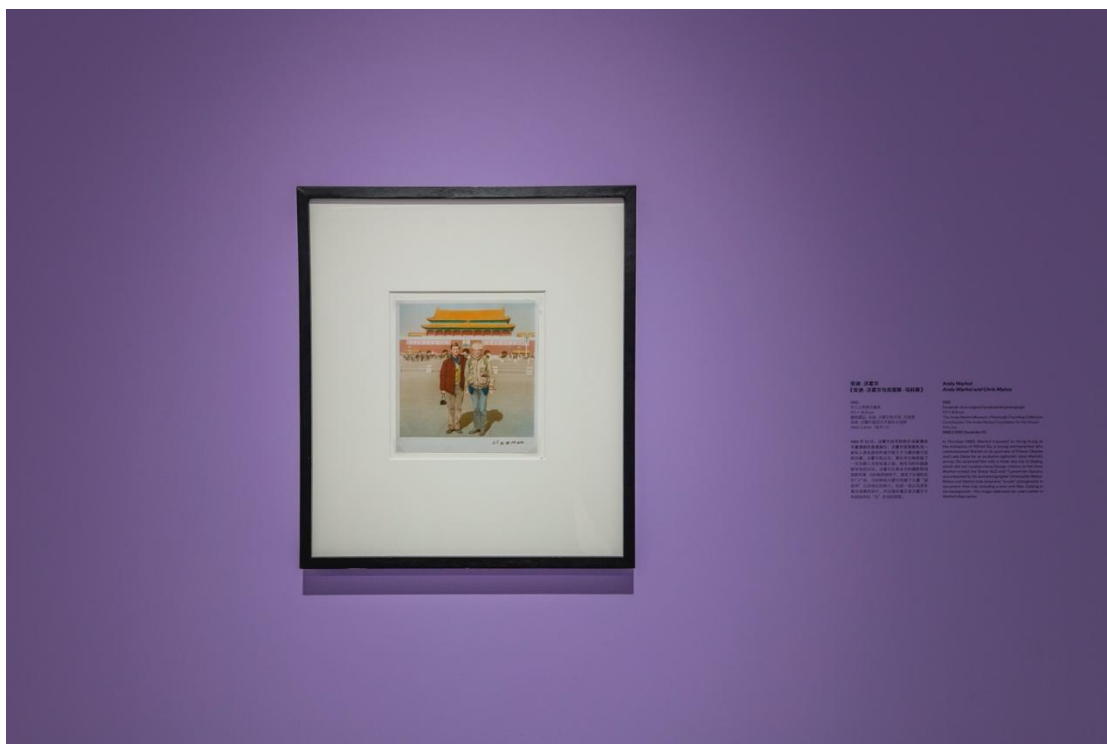


图 7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名人肖像”系列是安迪·沃霍尔非常重要的艺术实践，而这个实践的主题就是人的肖像。人的肖像，不管从什么时代去看、去了解，永远是最能直接打动人的一种形式。安迪·沃霍尔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一个主题，然后找到一个人的脸这样一个主题，不断进行复制。安迪·沃霍尔利用丝网印刷技术，再在人物的眼眸，或者嘴唇上，进行一些色彩加工，并且成组、成系列的展出，从而形成这种影像的连续流动。这些影像可能是某一时刻的转瞬即逝，但这些影像同时是可以不断被修正的，这样一种可修正的艺术形式带来的其实是对追求唯一艺术观念的打破。因为一旦我们能够用机械复制的方式，将艺术作品当中那种不可打破性进行一个调动，去进行微小的一个偏离时，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崭

新的艺术审美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去想要那个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的光晕，我们有的就是这样一种图像，一种平面，它没有深度，但足够从视觉上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安迪·沃霍尔在使人物肖像失去深度之后，其实给我们读者带来了一种解读上的放松，因为我们在观看这些肖像时，可以对作品进行价值上的重估。观众不一定要去古典艺术博物馆对名人委员、国王皇帝乃至圣像，进行瞻仰。安迪·沃霍尔的肖像带给我们解读的自由，带给我们解读上的一种权利。这一点可能是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创作为艺术界评价机制带来的最重要的突破。



图 8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这一系列中玛丽莲·梦露的肖像可能更为人熟知。1962年，安迪·沃霍尔终于将自己的身份从商业插画师转向艺术家，在成功举办“金宝汤罐头”系列作品的展览之后，当时传来了梦露的死讯。安迪·沃霍尔对美和名望的追求非常执着，当他得知梦露的死讯之后，梦露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主题。他只是通过丝网印刷的技术方式把梦露的形象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张都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发色、背景，梦露的神情也随之会发生变化，而这样一种神情可能是性感的，可能是天真的，可能是哀伤的，甚至有一些是惊悚的，但通过这样一种连续不断的陌生化原始肖像的改动，反而使我们能够重新去回溯，这位美丽性感、独一无二的明星的一生。在她陨落之后，安迪·沃霍尔想要抓住她生命当中的一个片段，使她的形象符号重新在机械复制过程中流动起来。梦露并不代表她自身，而代表了每个人，我们都渴望梦露，我们不能拥有梦露，却可以去寻找符合我们心中的梦露，甚至我们是通过梦露这一美的形象的机械复制进行哀悼，我们在哀悼之中对梦露这一绝对不可知者进行情感的投射，去思考美的形象如何消弭在机械复制的技术之中。



图 9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金宝汤罐头”系列包括安迪·沃霍尔在当时创作的 32 件作品。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线条已经变得非常干净，这种色块明亮的程度，包括设计的简洁程度，不再像以前那样采用“污点呈现法”创作。安迪·沃霍尔转向丝网印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将事物变成一种可复制的状态，而一旦这个事物变成可复制的，也就代表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对它有欲望，带有一丝丝美国当时的民主化精神。这一系列第一次展出的时候，有一个画廊的竞争对手，他看了安迪的作品之后，就在自己的画廊门口立了一块牌子，说这里买罐头更便宜。这就是当时对沃霍尔作品的一些不解和争论，无法判断这样一种作品究竟算不算艺术作品。当然之后的学者对安迪也有不同的解

读，比如说认为他这样就是一种反艺术的尝试，或者认为他是当时一种波普的尝试，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对他进行不同视角的解读，比如说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的去欣赏这样一种罐头的创作，因为罐头可能代表我们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以前没有罐装的食品，然后它可能代表这种食物的流通有 32 种味道，可能也代表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它如何在全球化浪潮当中进行流转。那这种解读的乐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体验，而不必交由艺术评论家或者交由艺术解说者，然后听他进行诠释。当我们面对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就是在面对安迪·沃霍尔本人想要别人对他进行的理解，结果我们发现最佳的解读方式可能是我们就把他的作品当成如其所示的一个物，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站在前面，去感受这些物带来的一种环境，以及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其实安迪·沃霍尔在最开始选择他的创作对象时，经历了非常多的失败。当他想要用这种波普形式进行创作时，他发现已经有罗伊·利希滕斯坦了，他们对当时代表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些事物进行了创作，并且比他创作的更好。在他不断挑选创作对象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什么事物能够作为我们当下这种文化的一种反映。他最后选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之物，吸引人们去关注一个事物就像是创作艺术的最开端。如果对任何一个物进行思索，物本身就有成为艺术物的可能，如果把这些物放到博物馆中，它就凸显了艺术物周围的艺术世界。只要我们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放置在美术馆空间当中的作品，那么一切事物可能都可以进入艺术的领域当中。比如说安迪·沃霍尔通过这样一种创作，其实消灭了艺术和生活之间非常实际的一种区分，而这种波动带给艺术史上的影响，可能说到今天我们都还要不断去回溯，不断去理解。



图 10 UCCA Edge “成为安迪·沃霍尔” 展览现场

我们可能会觉得安迪·沃霍尔关注物，他想成为机器，他想去复制，他想去做一块白板去对外界进行如实的反映，看起来好像他真的把自己的主体性剔除了。但在“非物质”这一章节，我们看到他自己内在的一些事物的时候，这一区域的色彩不再明亮，不再鲜艳，不再鲜活，而是注入了一些沉思，然后注入了一些他对自己生命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笔触，这些色彩重新回到这样一个画作之中，它不再是用一种干净的线条，明亮的色彩，去讲述这种物生产背后的逻辑，他要讲的是他在面对创伤之后，内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那些粗糙的、鲜活的属于“机器”的那一面，在枪杀事件之后又进行了反思，他更加关注自己，就是在遭受创伤之后怎么样去再度从生活当中找寻到创作的对象，

创作的着力点。画面中有三个沃霍尔的《自画像》，作品通过三次曝光，形成一个抽象的形象，但我们能辨认出这是沃霍尔。也就是说在他后期的创作当中，他仍旧想在这种肖像，在他的丝网印刷上进行突破，这是我非常敬佩他的一点。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他在青年时期做商业插画家，多么的成功，然后他又如此想要跻身美国 60 年代的明星圈，在进行了这些尝试之后，他仍旧想要在技法，在对象，在生活当中进行突破。包括他在“银色工厂”时期，也召集了一大批当时的明星、社会名流、怪异的人，然后他在这个“工厂”学到的是如何观察人，如何去捕捉这些人流动的瞬间。后期他遭受了枪击，身体状况逐渐变差，他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其实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而不是像我之前说的他只关注物，或者把他理解成为非常不可捉摸无法接近的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也一直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关注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代表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罐头”，代表名人文化对当时美国流行文化影响的“肖像”，或者是美元符号。他在绘制这些符号时，仍旧可以看到他想要不断实现自我的突破。如果我们只片面地了解安迪·沃霍尔的话，可能认为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是一个派对之王，可能还是瘾君子或者是变装皇后等等。但看完展览，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为自己艺术而殉道的一个人，因为安迪·沃霍尔人生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他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对外物进行审慎观察、再反映出来的一个角色。这样观察物的方式，使他敏锐的捕捉力几乎遍及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安迪·沃霍尔是一个持续的思考者，他思考的对象既是生活当中的现成之物，也代表了美国 60 年代整个文化聚集到一起所凸现的那种光芒。他想把握那种光芒流逝的时刻，但是仅凭他一人可能无法做到，于是他借助机器，借助明胶，借助一切新兴的技术方式，他想要对时代进行网罗，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属于那个时代，就是代表时代的文化。总的来

说，安迪·沃霍尔是 60 年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无论后世的人从什么角度对他作品进行评价，都无法否认他为消弭当代艺术边界所做出的突破。最后以安迪·沃霍尔对所有前来求教的人说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语，“do everything”。